

目錄

上卷

12	童年：番禺（1942-1953）
14	黑便士
14	大龍郵票
15	孫中山設計的郵票
16	少年：廣州（1953-1957）
17	靳氏少年藏郵票
17	香港女皇郵票
18	移居香港（1957-1976）
18	百年紀念郵票
20	大阪萬國博覽會郵品
20	第一輪豬年生肖郵票
22	童軍鑽禧郵票
22	1971香港節郵票
24	第一輪鼠年生肖郵票
26	1973香港節郵票
26	萬國郵政聯盟百年郵票
28	第一輪兔年生肖郵票
28	從郵票設計看設計的過程
28	了解需求
29	建立意念
29	意念形象化
30	繪製圖樣
30	設計的審定
31	設計的製成
32	第一輪龍年生肖郵票
33	第一輪蛇年生肖郵票
34	第一輪馬年生肖郵票

中卷

38	創業時期（1976-1997）
38	四地生肖郵票
41	第二輪生肖郵票
44	第二套龍年生肖郵票
46	香港藝術郵票
48	第二套馬年生肖郵票
50	東京世界郵展小型張
50	哥倫布世界郵票博覽會小型張
51	集郵「票中票」
51	中國銀行發行港幣與澳門幣紀念封
54	國際體育郵票
54	第二套鼠年生肖郵票
54	香港名山郵票
56	香港回歸後（1997-2008）
56	回歸通用郵票
59	通用郵票小型張系列
60	《手相牽》香港回歸紀念銀器
60	第二輪虎年生肖郵票
61	十二生肖郵票小版張
61	支持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
63	聯合發行——龍舟競賽郵票
64	畫出童心兒童郵票
67	「生活·心源——靳埭強設計與藝術展」 個性化郵票
67	錢塘江潮郵票
71	小熊穿新衣兒童郵票
73	政府運輸工具郵票

下卷

76	退休前後（2008-2012）
76	《山水十則》繪畫、海報及個性化郵票
81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設計
84	七十之後（2012-2022）
84	昆蟲郵票
86	第四輪生肖郵票
87	蛇年生肖郵票
93	我發明了「九格封」
94	第三次設計馬年生肖郵票
99	馬年郵票手繪封
100	第二次設計羊年生肖郵票
102	羊年郵票及十二生肖字畫手繪封
104	第二次設計猴年生肖郵票
107	第二次設計雞年生肖郵票
110	第二次設計狗年生肖郵票
114	第三次設計豬年生肖郵票落選
120	第四輪鼠年生肖郵票未獲競稿資格
121	第二次設計牛年生肖郵票
128	第二次設計虎年生肖郵票
140	後話

亦師亦友亦郵迷

146	因集郵而結緣
148	高考
148	自學平面設計
151	及時教誨
152	初獲肯定
154	初次見面
154	輾轉學習
157	找對專業
160	醉心集郵
162	一圓學生夢
165	亦師亦友
168	靳埭強郵票設計年表（1971-2022）

因

小

見

大

序

我上中學時就開始集郵，但我算不上是郵迷。當年考上廣州市第十三中學，文德路校門前有個小地攤，出售來自世界各地的郵票。可能是因為我喜歡欣賞圖畫，郵票中的圖案和插圖都很有吸引力，就開始集郵了。在廣州上學的四年裏，於香港打工的爸爸常寄信給我。信封上有印刷精美的郵票，於是要求他幫忙收集各地郵票，這些都成為我珍貴的藏品。初中二年級那年的暑假，我申請到香港與父母團聚，集郵簿也是隨身帶着的行李，至今還留着這份少年時代的生活回憶。

來港定居後，我進入艱苦生活的年代。我當上裁縫學徒，工作時間長，失去了求學和生活的餘閒；集郵的興趣也漸漸淡去。但想不到十多年後，我成為郵票設計師；二十年後，我更偶遇一位真真



正正的郵迷！人生中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回想起來使人倍感珍惜。

我自小有當畫家的夢，但從未想過要做設計師，也不敢妄想設計郵票（當年香港郵票都是由英國人設計的），更想不到我會在香港郵票設計史上留下一些難

以打破的紀錄。

在我的設計工作中，郵票設計不算是最重要的範疇，亦從沒有計劃要出一本專集，然而，在參與設計郵票的時間上，我足足跨越了五個年代，受眾之多不容輕視，更難得是老少皆

宜，家喻戶曉。這種種虛榮心，卻也比不上有這樣一位交往四十年的郵迷，為我寫作一本郵票設計專論。

1987年初，香港郵政局轉來一封信，是住在汕頭的一位集郵者寄到香港郵政總局轉交給生肖郵票設計師親啟的。他不

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郵政局會怎樣處理沒有收信人地址和姓名的郵件。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深受這位純真的年輕人的誠意所感動，也很欣賞他寄來的第一本中國郵政發行的生肖郵票小本票。這枚中國郵政出版的首枚兔票具民俗審美，同時充盈着童趣，與我前後的兩枚兔票各異其趣。這也正好體驗了郵票反映着各地不同時代的文化風尚。我毫不客氣地向這位名叫吳瑋的郵迷，提出兩地生肖票的交換計劃：他將收到我設計的香港

第二系列生肖郵票的簽名首日封；我將收到中國郵政首系列各年出版的生肖票小本票。這成為我的珍貴郵品收藏，亦展開了一段郵迷與郵票設計師的友誼。

吳瑋與我除了交換生肖郵票外，還漸漸擴大了郵品主題的範圍。他常寄贈中國



郵政30年來各種紀念和特別主題的首日封，亦開始追蹤搜羅我上世紀70年代以來曾設計的其他郵票和郵品，甚至不是我設計的郵品中，發現有我的作品圖像出現，也成為他珍而重之的藏品。

由集郵開始，吳瑋與我結下魚雁之緣。

當初他不知道我是個專業平面設計師，到後來在報紙上看到評介我的商標作品，才慢慢更多了解我的職業。想不到他在上大學後，本來是建築學系的學生（可能是受我作品的影響），自

學標誌設計，還把一些習作寄給我，希望我評論。這是很不容易的事！

平面設計是一門專業，不是畫個圖案這麼簡單！作為一個愛美術的學生，課餘參與藝術設計活動是好事，鍛煉一下創作潛能，我只能對他關愛地鼓勵，提一

些淺白易明的意見。同時，我又希望讓吳瑋更全面地了解設計專業的概況。剛好我受台灣雄獅圖書委約而著寫的《商業設計藝術》出版了，就贈給他學習。本來當年我的另一本著作《平面設計實踐》（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對初

學者更為重要（簡體修訂版為《視覺傳達設計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一本將平面構成美學基礎，以實踐案例分析評述的書，深受讀者歡迎。我以為吳瑋學習建築設計，這類基礎美學應有一定修養。後

來，我才發現自己的評估是錯誤的，他也自評「美感方面較弱」，這是難以設計優秀作品的。

吳瑋大學畢業後沒有發展他所學的專業，決定改行從事平面設計，與友儕合創了設計工作室。他經常要我幫忙購買



設計比賽的作品集作為學習的範本；透過這類參考書是可以獲得一些當年優秀作品的資訊，也有助欣賞設計時尚與新風格，但如果只依賴為「借鏡」的模本，是非常錯誤的。幸好我及早發現，給予忠告，不至走錯了路。

吳瑋是個有堅定志向的人，他的平面設計水平慢慢在進步，很想跟隨名師，指導他工作，並在較專業的設計機構去發揮潛力，他更想進入我的公司學習，但條件並未成熟。我們第一次見面已是1999年，吳瑋

到佛山聽我的學術講座。2002年，我在深圳開設了「靳與劉設計分公司」，翌年，吳瑋最終願望成真，入職我的公司當設計師。當年，我致力於開拓國內設計專業市場，每週幾次到分公司工作。吳瑋雖然是個遲來者，也算是親自與我

一起工作過的晚輩。

人與人的緣是很微妙的事，吳瑋和我的緣是在生活興趣和事業所產生的，怎能與人生和愛情結下的緣相比呢？吳瑋的愛情與婚姻改變了他的事業，他開拓了新的設計領域。他將自己多年累積的平面設計經驗，與他的本科建築學知識，運用在建築環境標誌系統上。看來這是吳瑋的明智選擇，也可能是由來有因的另一種緣分。

吳瑋近年要寫一本有關我的郵票設計，記錄我們相交相知的書。這是

我意想不到的人生際遇，也是別具意義的事。在籌劃和寫作的過程中，可感受到相互成果的要求與期盼。這不是單純的一本郵票設計作品集，而是多角度、多層次的書寫，是關於愛好、夢想和創作的分享，希望可以引起讀者強烈的閱讀興趣。

2020年6月，本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行了簡體版，深受讀者和集郵愛好者喜愛。為更方便滿足香港郵迷購藏，也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萬里機構決定將這書重新增訂，出版別具紀念價值的繁體版。在這書完稿後幾年間，我在郵



票設計工作上新增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尤其是成功設計了香港郵政發行第四系列生肖郵票的牛年和虎年生肖郵票，有更豐富的設計過程記錄。經吳瑋細心整理寫作，本書增加了近20頁的內容。希望讀者能更

深入了解郵票創作上鮮為人知的歷程，也希望這些經驗分享可促進郵票設計的交流，令更多年青一代的設計師對郵票設計產生興趣。願香港郵票的水平不斷提高。

靳 墟 強

2022年5月中



圖 27



圖 28

大阪萬國博覽會郵品

大阪萬國博覽會香港館的平面設計工作，由鍾培正老師的恒美商業設計公司負責。靳埭強當時已在該公司工作兩年，已經由設計師升任美術主任，成為公司的主筆，該項目自然是由他負責。

平面設計的項目，包括了郵品（圖27）等。很可惜，由於郵票設計早已由郵票承印者英國Bradbury Wilkinson & Co. Ltd.負責，他沒有機會設計此套郵票。（很明顯，郵票對比郵折，現代感有差距。）

聊以自慰的是，他設計了此套郵票《CS00027 一九七〇年世界博覽會》的官方首日封（圖28）。他使用了剪影手法，以噴筆刻畫出香港館上的風帆，結合以簡潔的平塗色彩，把「傳統」的風帆用現代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也是靳埭強第一次設計郵品。

有志者事竟成，他的郵票設計時代，即將到來。

1970年，隨着非通用郵票的發行計劃固定為每年3套以及本地題材的增加，郵政署認為之前的郵票全部委託英國設

計師已不合時宜，於是開始委託本地設計師設計。為公平起見，郵政署委託香港博物美術館（現稱香港藝術館）推薦本地設計師，準備由他們進行有償設計競稿（每次邀請三位以上的設計師競稿，每人都付給設計稿費），並向他們支付設計稿費。

此時，主辦此事的是香港博物美術館副館長王無邪（靳氏的設計學啟蒙老師）。青年才俊靳埭強，自然在他的推薦名單之內。同時，名單內還包括另外兩位本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

第一次機會，是1971年豬年生肖郵票。

第一輪豬年生肖郵票

香港第一輪生肖郵票，由1967年羊年開始，是兩岸四地最早發行的生肖郵票。此前的4套分別由V. WHITELEY和R. Granger BARRET設計（圖29、圖30、圖31、圖32）。由於外國設計師不太懂中華文化，所以設計的生肖郵票顯得「古老」，而且不倫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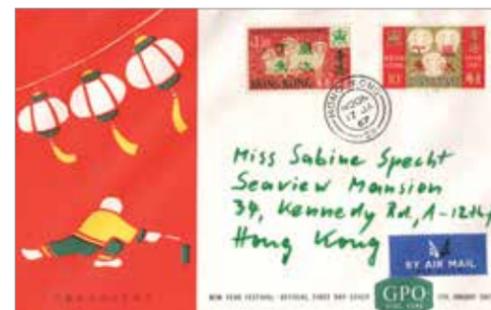


圖 29



圖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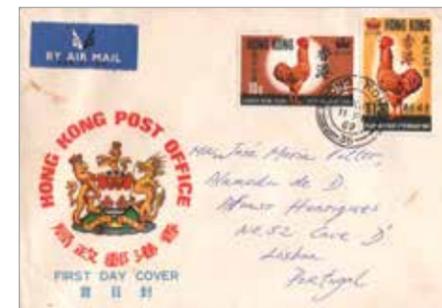


圖 31



圖 32

來到1971年豬年生肖郵票，這是香港史上第一次以「邀請競稿」的方式進行郵票設計，一共邀請3位華人設計師，要求每人提交4倍大（郵票尺寸較小，設計稿通常為原大的4-6倍）的豬年郵票設計稿各一套2枚。3人在期限前提交了設計稿，是使用手工製作（手繪之外亦利用一些輔助的材料、工具和暗房技術等），當時並沒有見到郵局負責人，未能當面介紹方案。

當時，正是「六七暴動」之後的政治敏感時期，當局對此套郵票設有規限，例如，不准用日出圖案；不准用紅色；不准用中國圖騰；不准用白皮豬（「白皮豬」是侮辱洋人警察的綽號）。創作先天條件受到限制，但靳埭強還是竭盡全力。

靳埭強的提案，是使用其在新界拍攝的黑白相間的花豬作為圖像（圓滾滾，頗有豐裕的象徵），使用較現代感的構圖，兩枚郵票分別使用草綠配金、紫配金較雅致的顏色，還特別在圖像的背景，加上了橙色條紋的處理，意圖加強較豐富的視覺效果。

之前由外國人設計的生肖郵票，由於外國人不懂中文，所以中文是直接使用香港方面提供的書法。而靳埭強在設計豬年

郵票時，採用的是比較現代的黑體，以配合郵票的風格。

此方案順利獲得了郵政署的採納，並製作了設計正稿，準備付印。

按規定，英聯邦發行的所有郵票，需由英國女皇批准。通常，這只是一種形式。靳埭強滿心期待着他的郵票設計首秀的誕生，結果卻出乎他的意料！

最終發行的郵票，圖像「花豬」被修改成「野豬」，橙色條紋亦被取消，其他設計保持不變。這些改變，已明顯削弱了原設計的神采。

而且，事前他並沒有收到通知。因此，他初睹實物時非常驚訝，從滿懷期待到產生失望與無奈的情緒，五味雜陳。這讓他一直耿耿於懷，「好像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任務」。直至今日，每逢他被問起「哪個是您的作品中覺得比較不滿意的」，靳叔總以此為例，亦很少會把這套《豬年郵票》放在作品集裏。



圖 33



圖 34

當然，集郵者不知內情，且較為欣賞及滿意此套於1971年1月20日發行的《歲次辛亥（豬年）》郵票（圖33）。靳埭強由此成為「第一位由香港郵政署邀請設計發行郵票的華人」。

自此，靳埭強在郵票設計方面的才華一發而不可收，雖然每次都需要競稿，但他是常勝將軍。從1971年豬年郵票開始，連續四套香港郵票均由其操刀，這一年，是香港郵票的「靳埭強年」。

靳埭強的雄心，「使香港郵票達到了國際水平」。因此，滿足集郵者與大眾的審美需求，僅僅是他的底線。接下來的三套郵票，他使用的手法超越了豬年郵票。

童軍鑽禧郵票

1971年7月23日發行的《童軍鑽禧紀念1911-1971》郵票（圖34），在每一枚中均使用「60」——鑽禧是60周年的意思。「60」以等寬線條構成，猶如運動場跑道的形態，並使用三種平塗色彩，使「60」有向前突出的感覺，中間再疊以反白的童軍標誌。在構圖方面，「60」佔據左大半，右邊從上到下，以英文面值、女王側面剪影、票名等排列。從整體上看，女王好像在凝視着左邊的童軍標

誌，甚有意味。設計以「圖形」代替「圖像」，不以相片體現主題。3枚郵票使用的色組完全不同。

「60」也像英文“GO”，代表“Go ahead”（超越）。郵票圖案是經過全港童軍領袖戴麟趾總督批准的。這設計手法與他當年的商業設計風格是一脈相承的。靳氏的設計基礎是包豪斯的構成觀念。

1971香港節郵票

在1971年11月2日發行的《一九七一年香港節》特別郵票中，他使用了「彩色鉛筆插圖」的手法。靳埭強於196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之商業設計文憑課程的畢業設計作品，便是一套《四大小提琴協奏曲唱片封套系列》（圖35）。作品的主圖是他使用彩色鉛筆手工描繪的四隻蝴蝶，該習作獲得畢業考試第一名。

此套郵票分為3枚，第2枚為「蓮花舞」，第3枚為「市花（洋紫荊）與舞龍」，而第1枚只有「香港節」的標誌（旋轉的彩球，是外國設計師的手筆），由於郵政署指定只能單獨使用節徽，因此沒有彩色鉛筆元素，看起來與其他兩枚不夠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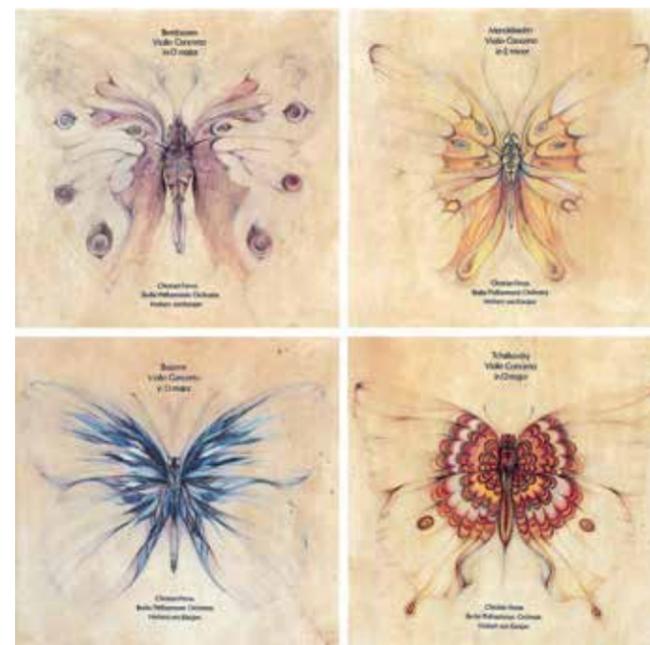


圖 35



圖 36a



圖 36b

集郵者對這套郵票褒貶不一，據陳漢樑先生在《香港百年紀念郵票》一書中載述：

靳埭強先生為香港設計的郵票，在社會上頗具爭論，例如這套郵票，面值一角那枚，有人毀之曰「似成藥之封口紙」；譽之則說簡潔明白。面值五角那枚也是，毀之曰「圖案畫得很抽象，色素也極沉悶」；譽之則云「畫法若隱若現，飄飄若仙，極具美態」。一元那枚，有說它「色調很不協調，一眼看來活像一朵快要凋零的花」。也有說設計別致，尤以群龍獻瑞，「見首不見尾」為佳。

藝術作品就是這樣，面對不同的欣賞者，因各人的背景、學識、藝術修養不同，便有不同的觀點（圖36a、圖36b）。

靳埭強的設計很早就奠定了他在設計界的地位。1964年，石漢瑞（1934年生於維也納，於紐約成長，先後在巴黎索邦大學及美國耶魯大學深造，師從設計大師保羅·蘭德）成立了香港第一家平面設計公司。1966年，留學德國後回到香港的鍾培正創立了恒美商業設計公司。其後，專門致力於平面設計的公司寥寥可數。

1968年，靳埭強學習設計一年後，加入了恒美商業設計公司，在幾年間成為設計工作室的創作總監，30歲之後就獲得了一個後來名震設計界的尊稱——「靳叔」。

靳埭強從事裁縫工作時，師弟稱他為「強哥」。學設計之後，同學親切地稱呼他為「老靳」（因為「強」是很普通的名字，而姓「靳」的卻非常少）。1970年起，他開始擔任老師，被稱為「靳Sir」（“Sir”一般被用來稱呼警察和男老師）。

在公司裏，他雖然年紀不大，但影響力卻很大；在設計界，他算是第一代學生。他還留有白頭髮兼鬍鬚，除了同輩（原同班同學）叫他「老靳」外，下屬和後輩都稱他為「靳叔」。「叔」是尊稱，有老行尊的味道，被稱為「叔」，代表其地位獲得了認同。

當時，他為香港電台做設計工作，也常接受採訪，「靳叔」這個稱謂經由媒體慢慢傳開。至20世紀80年代初，公眾已普遍知曉這個名字，行業內也使用這個名字稱呼他。及至後來，他的水墨畫小品和書法的落款有時也使用這個名字，「靳叔」也刻成了印章。

